



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宋高宗至帝昺

金兵將薄汴京种師道入援欽宗問以事宜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蓋欲緩其金幣力疲情歸殲之河上也其時敵兵不盈六萬而諸路勤王之師集城下者

二十餘萬矣李綱亦謂敵以孤軍深入重地
如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取之若拒守河津絕
其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縱之壯歸半
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欽宗能用其策使之一
趨而去不敢復南矣而時宰李邦彥輩以和議
已成百方阻撓不從其請辟如痿臂之人坐而
待刺不亦可憐哉嗟夫有李綱之才以主之於
內有種師道之畧以應之於外董二十萬勤王
之師制六萬送死之虜隻輪不返可矣奈何為

一浪子宰相所撓而坐以待亡邪

宋之不能守汴而南也一和字誤之於先也其
不能越江而北也一和字誤之於後也謀臣良
將固未嘗乏堅甲利兵亦不為少而為一二小
人所持使百年之宗社淪為丘墟庸懦誤國之
臣飲恨千古而世主不悟悲夫

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如宣和
政和間童貫高俅之罪首服上刑不俟問矣及
至金兵既入太上出奔諸臣方以兵扈從乃欲

言史記卷之十三
遣使往誅此不但傷太上之心自生離間有如
諸奸携太上名號為緩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
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天下
之事有情形倏變而不可執泥者如此

金兵既退太上回鑾宰臣議奉迎儀注執政耿
南仲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蓋疑有復辟之
謀也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
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南仲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乃闇

而多疑云云此見道之言也蓋惟誠則明惟闇
則疑明生於誠疑生於闇安有宗祧失守父子
禪代而以疑忌之心參乎其間甚哉小人之無
識也李綱數語不惟一事為然推之萬事萬物
皆以誠明之心處之必無意外之患縱有不虞
而一誠所感金石可格神明佑之矣世安有以
誠取敗者哉

胡康侯為侍從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
置之康侯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

言身法金 卷之三
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此論確矣然常人之情於事小不必言者往往毛舉瑣撫以塞其責至於利害所關衆所不敢言者則皆卷舌閉口不出一語故小事人所能言不為難也

甚哉宋之愚也敵來送死則罷勤王之師以和自誤及其講解而去又為必不可成之謀以挑其釁如聽蕭仲恭之給以蠟書結耶律余覲為幹離不所得又聽折可求之計發間使結梁王

雅里於西夏為粘沒喝所得是也於是二酋忿其背約分道入寇諸將守和議之約堅壁不出敵人仗和議之名縱兵攻掠而汴京在虜轂中矣夫敵至則召援援至則議和敵退則挑釁釁成則求解皆唐恪耿南仲之謀也當國家存亡之秋而所任如此碎之萬斛之舟鳧沒於中流而使臂且痺者執篙捩柁以制一舟之命也以此求濟其將能乎

呂好問之功其心迹似狄梁公其智畧似張子

房非宋儒家數也邦昌僭位而好問受官此亦難於自明矣而陰於其間投間抵隙挽回叛逆之迹而潛消敵人之謀有非一書生所能辦者如邦昌既立王時雍范瓊等勸令御正衙以見金使好問勸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且不測柰何邦昌乃止金兵將還欲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止之曰南壯異地恐壯兵不習風上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此時邦昌已在網罟中矣然後以人情事勢從容論說使之

早奉孟后亟迎康王而邦昌惟其所使不敢猶豫非其言是聽也邦昌之勢已去也設使明御止衙以定臣民之志而又留一旅之虜以為羽翼邦昌有所憑藉守其成形未必肯解騎虎之勢退而就死也天下事自有機括不得其機而欲以力決之多見其不相入矣然邦昌者騃人也以人臣之位忽得天下而坦然不疑以叛逆之臣退就臣列而恬然不畏乃無知覺人耳設有莽操之才因時違會雖百好問其如之何

自古國家成敗固係所用何如然未有如宋之
可恨者也方二帝北狩金人出境固已無中原
之畧矣高宗以一旅之師興復社稷有李綱宗
澤可任國柄有張浚韓世忠可司軍旅乘其已
解之勢勵以必報之心正位京師號召天下真
邦昌於典刑退金人於境上宋之金甌未必有
缺也而為汪黃所沮退保江介跋涉海波幾於
不免此可恨一也南渡之勢既成若能保境厲
兵以圖恢復有張浚趙鼎主持於內有張韓劉

岳捍禦於境而江淮兩河忠義之士聚兵自守
不下數十餘萬莫不翹首南向以應王師撫而
有之江淮河止可漸復也而為一秦檜所悞忍
耻事夷耳為臣妾終於偏安不能復振此可恨
二也忠義之士數十人持之而不足邪佞之賊
一二人壞之而有餘天壤間事有如此可不為
扼腕太息哉李綱疏中有云開暇則以和議為
得計而以用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
而以進禦為悞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此數語

者盡當時之情狀矣

高宗初立有御史中丞韓岐者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三公郡王宜更加相位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高宗之折岐快矣而欲御以王爵異日金人有詞使以邦昌不忌本朝歸寶避位之意告是帝亦未敢明廢邦昌也當時虜威所震舉國驚伏其為魚肉不敢忤視如此而未有如岐之

可笑者無論讀書識字服冕析珪即戴天履土施頰眉於面目乃有此等見解遺笑萬世固不虛矣

高宗初立河東河北兩路未盡失也其士民兵將皆擁樹豪傑以為首領宗澤留守東京其大盜王進王善等衆至數十餘萬澤皆招降之使為効死李綱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號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即授以節鉞如唐之方鎮使之自守以絕

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為
宋有而金之士宇不過與契丹等爾乃為汪黃
所沮百方攢遏綱既罷逐二司亦廢澤既病死
群盜亦散於是畫河不已退而畫淮畫淮不已
退而畫江而宋之國分矣可勝慨哉

吳乞買之立也粘斡二酋分執國柄權勢相軋
而意見亦不相合斡離不聞高宗之立欲歸上
皇於宋以市和議而粘沒喝持之迄不肯從當
此之時宋有反間之計構二酋而闢之就中取
事可以制虜而為積威所劫不敢生心坐失事
機之會遺恨千古而宋人初不悟也

李綱之議以為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據中原
而有西北此千古不易之形也

世皆以宋之和議歸罪秦檜不知其為高宗意也
苗劉廢立之辭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
來歸未審何以處之當時人心猶有此等想望
則高宗之所顧慮亦可知也爾時祈請問候猶

為上皇其後上皇已殂唯一淵聖在壯而高宗之念亦釋矣苟安江沱竊位自保固庸主之情豈待賊檜教之哉秦檜既死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請備金人高宗怒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邪即此數語高宗之肺腑可見矣故曰和議高宗意也

高宗之主和而德檜其說有二方其南渡之初奔走吳越漂搖江海前不為二帝之虜後不為崖山之溺其勢無幾也此時苟可偷安且夕即

臣伏戎虜且甘心焉而檜賊適承虜旨以啓其端因舉國而從之既而二十餘年享蕃苻之安免漂搖之患此而不以為功非人情也其德之一矣檜之奉虜旨而歸必有一段竒秘之謀可以陰制高宗使之不敢不和而又不欲以告人者從其言而信焉其德之二矣故殺岳飛者高宗也非檜也然則檜之竒謀柰何曰可料而知也此時上皇已殂淵聖無恙檜必述虜人之指曰宋如卑禮請和則不復加兵如和議不成當

奉淵聖南歸復辟中原以令江左此言一入高宗之神魂失矣安得不從安得不感而飛等方構兵於外將敗其謀安得無誅乎

趙子砥逃自虜中論奏壯事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此兩言者盡當日之形勢矣亦勝敗大機所由關也中國之攻夷狄能反以其策而用之外修和而內振武則制勝之機在我而虜入彀中矣然自古夷狄猾夏皆能以此愚中國而中國反其為所愚者豈其智弗若哉夷人氣銳壹行其意而無所顧忌中國士人狃于積習而奪於議論苟且目前之計多而堅持軍國之畫少也

邦昌之僭居中反正者呂好問也苗劉之逆居中反正者朱勝非也二子可謂有功於國矣然其旋轉之間皆有機括非以力勝者好問止金人番兵而邦昌之勢孤然後以退位說之勝非給二寇遣世忠妻子而勤王之勢壯然後以復辟說之故不敢不從也然二子所處亦可謂不

幸矣王賓論好問嘗沾偽命不可立於新朝而胡安國劾勝非至以祭仲廢君為比謂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此二賢者皆扶植綱常之正論也雖未諒二子之心而於臣子之義皎然明白世所不可少者嗟夫賢者所處極難爾好問曰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勝非亦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爾此皆由裏之言非飾辭也其如心迹之間不免於春秋之法何哉吾以是悲其不幸焉

有宋一代文章高出前世而南渡詞命有可為笑倒者如遣使請和於金致書粘罕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鯁鯁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此何等語也不聞展喜之犒師乎不聞召陵之請盟乎不聞勾踐會稽之行成乎當制之臣為誰而弄醜至此萬世之下讀之有餘愧矣張趙為相岳韓治兵何謂無人東有建

業西有荆襄何謂無地有人不用而用在匪人
有地不居而居於敗地尚敢為敵人告乎古之
對敵有無人而以為有者未有有人而自謂無
者也有無地而以為有者未有有地而自謂無
者也其君臣之愚騃無知至於如此而猶延百
年之祚於一枝之棲則天命人心固結者深爾
呂頤浩庸人也惟苗劉之變與張浚勤王此舉
差強人意其他無足取者如高宗在建康議駐
蹕之地則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

宜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而臨安之鼎
定矣及金兵再至頤浩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
多騎不能乘舟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
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及金兵既入臨安車
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請令從官以下各從便
高宗曰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矣不意願浩
身都將相係國安危而經畫之可嘆一至此也
夫以鼠穴喙息為萬全之地以魚腹出沒為兵
家之奇自有籌畫以來未之嘗聞而况以播遷

言身法錄 卷之三
之難散遣百官是蜂蟻之不如矣以如此意識
任國家之命豈不殆哉

南渡諸賢熬無識見如李綱議建都以荆襄為
上而或主武昌或主長沙皆畫江之圖也既不
能恢復二京保有中原則惟建康形勝差可自
守不然雖據荆楚亦棄江淮與宴安武林何以
相越張浚趙鼎皆欲由荆襄從陝以取中原亦
非策也彼孔明一隅之國非由漢出陝則無由
東窺宋之輿圖何如西蜀而欲棄堂奧之險由
徑實之隙必不幾矣韓世忠言國家已失河北
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此數語者可以正
諸賢之誤矣

金人自建炎四年之後不復渡江則韓世忠金
山之一戰之力也以八千之兵抗十萬之衆使
之哀泣請命不遑喙息邀擊之效可觀矣建炎
用之於江上而金兵不復渡江假令靖康用種
師道李綱之策邀之於河上則二帝不壯宋祚
不南矣

占人已試之法有不可泥者主德討邵青青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乃命合軍持滿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遂潰散此何故掩其不備則一巧可施習其成形則再發不中也甚哉人之難知也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曰秦檜誠實但太執耳而程瑀至附會其說以為如求警敏能順旨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保信檜為朴實人也德宗曰人言廬杞奸邪朕殊不覺但不其奸猶未以為朴忠誠實也天下之機警順旨孰有加於檜而以朴忠誠實加之不亦寃乎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人之難知亦已久矣

劉豫之立宋人恢復之機也劉豫之廢宋人恢復之機也何者金人之志惟在子女玉帛滿意而去視中國叛圖不啻長物故持以予邦昌又持以予劉豫蓋將使為杆蔽代已受兵非能庇覆之也豫以烏合之衆假鼠竊之名食息動言仰成於金非能自為國也誠於此時以精兵良

將鼓江淮忠義之師聲罪而討金人未必以一
矢救之也如此則斬豫必矣岳飛請以二十萬
衆直擣中原恢復故疆盖有百中之形非妄發
者而朝廷不能從也及豫之廢中原無主金人
徬徨四顧莫知所圖乘其隙而擣之更易易矣
而已入和議之說亦岳飛韓世忠之請坐視而
不取可勝恨哉夫乘豫立而圖之比於建炎之
初得十之五六乘豫廢而取之比於豫立之初
得十之八九而以和議自誤坐失事機此雖小

人心入之說而當時諸賢亦不得辭其責

劉岳飛間之也初豫由粘沒喝得之

之甚厚而兀术恨之後豫南侵兵敗已為虜

所亡而會粘酋死兀术當事飛乃遣間賂蠟

與之約同誅兀术故為兀术所得而豫遂廢

豫之廢也飛請擣其不脩長驅而進韓世忠

謂公師北還機不可失迺高宗已入和議皆不

見也矣惜哉飛雖多算能得之於敵國而不

得之於廟堂且柰何哉

郭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請盟張魏公視師江
淮而元木退走國之以一人重如此

張治以趙鼎並相相得甚歡喻子材獨曰二人相
宜日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其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
爭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已而二公果以
議事不合相爭求去子材之言不旋踵而驗矣
然二公本同心為國所爭者意見不合非
也及鼎既去而浚復薦鼎及浚得罪而鼎

浚未嘗以一時之不合而遂敗其交也可見士
人君子同心一德初無芥蒂惟至權任相軋意
見不同而小人從中搆之故不免於矛盾而實
非有私心也誠如子材之料相次進用其必相
成而有濟矣

以張浚之帥蜀而殺一無罪之曲端以安丙之
帥蜀而殺一有功之楊臣源此其失人心之由
也夫以方面之重而擅生殺之權至使忠義之
士含冤受戮其於自為亦甚踈矣視周勃衛青

言文選金 卷之十三
之識何其遼哉

趙鼎為相遇戶部進錢入官召至相府切責之
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
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於遠郡此
等風節三代以下所不幾見也鼎可謂有王佐
之器者矣世之為宰相者遇主上之求利而能
正色以諫者有乎遇佞臣之獻利而能執法以
裁者有乎周官以太宰制國用王宮之會計皆
使與聞其指深矣

王安石之懷雖韓琦富弼皆以為賢而惟呂誼
知之秦檜之奸雖張浚趙鼎皆以為可而惟晏
敦復知之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也二公之識出
人遠矣

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郎魏矰偁陳敵之不可
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矰曰第恐敵
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要
之制御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猶不可不料
之以智不能料其情偽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

詩史漫金 卷之十三
墮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懸
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
之要領而遽以誠待之固已下檜一等矣其謀
既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覆其言如
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見戲下視士大夫如龔
隤然遂至身名俱喪而國受其憂亦何其待敵
以誠而待君以詐也斯人也罪浮於檜可也

趙鼎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
如人病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

此真濟時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振刷整
頓以作民志而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須安靜
調養俟其自復所患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
作自為名迹而不顧國之利病則天下陰受其
敝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言乎

晏敦復之斥絕秦檜自言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吾甚慕其言凡人血氣盛時或能勉自振立不
為威利所移而晚節末路或不免化為繞指者
非其性也至於貞方端介出自天成不以血氣

言身漢錄 卷之三
盛衰為之進退則所謂薑桂之性也晏公可謂人豪矣

權門趨附之徒晚節多有不終者方俟高其一也高自金使還檜撰金人譽已數千言屬高以聞高有難色他日檜坐殿廬批旨除所厚者官吏鈐緋尾以進高却不視曰不聞聖語檜即大怒諷言官劾罷之高此等舉動謂可以洗盡佞態不知徒滋咲柄耳邪佞之徒附權臣以求進有已得厚利而顯為名不終附者有知時論不然而為同異之迹以自解者有見其所附將覆敗而早自貳焉者千態萬狀不可枚舉而其無救於小人之實一也甚有背其所事前途倒戈則又權臣之罪人而非人理所有矣心勞日拙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王倫以首唱和議為胡銓所詆至今以為口實然其人非小人也和議既全金欲官之倫不肯受命為其所殺可謂不辱命矣當時將命講和蓋亦所見如此故受辭來往不能為異未必專

言身錄卷之十三
為附櫓而然獨其引詔諭之使成侯服之禮江南士夫所痛憤一死不足贖也

完顏亮為丞相金主以司馬光畫像及玉兔鶻廐馬賀其生日名公鉅臣名著四海即敵國外夷亦知敬慕至以勉其臣下如此秉彜好德有同然之心也而宣和君臣乃目光為奸黨至刻石國門為臣下戒何其無人道之極邪當時敵國聞之非笑可知矣

紹興二十一年和議已成梓宮既歸且十餘年

矣至是乃遣巫伋加金請迎淵聖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此請佯請也櫓賊以此愚士大夫之耳目而陰與金人有約故佯應也向使誠心奉迎未出國門必有定議何至不能措一語乎然則伋將何以應之曰今上登極已久天位已定奉迎故主還歸舊土安享九重之奉以終天年即大國之賜也如此則金人亦無辭矣如許大事不受成辭而往非佯請而何

言身法錄 卷之三
三
紹興末年名臣良將芟夷畧盡亮酋南下舉國
張皇惟陳康伯一人差有意識可方前輩諸公
如聞王權兵敗上欲航海避敵使楊存中往就
康伯議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以寬上心此澶州
博飲故事也航海之議既為所格又有詔散遣
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其不可遂贊親征之議
此等舉措南渡以來所不多見

亮酋南侵王權之兵敗於淮西葉義問視師江
淮遣叅贊虞允文往迎李顯忠使代王權至采

石而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無統允
文立召諸將勉以忠義列戰船于江大敗亮酋
之衆遂折其鋒劉錡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
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豪傑建樹之偉如此則謂非常之人必有非常
之功也方允文陳兵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
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此其所以能成功也
宇文虛中入金為學士寵遇無兩其達官貴人

言身法金 卷之三十三
三
忌之羅織家藏圖書以為反具族其百口學士
高士談所蓄圖籍尤多有司承順風旨並殺士
談此積書之禍也二子棄中原文獻而遊於犬
羊之群宜其及矣資章甫而入寇豈但無所用
之

乾道中汪應辰為吏部尚書剛方正直多革弊
政中貴側目思有以傾之一日帝過德壽上皇
方醵池以水銀浮金鳧雁於上指示孝宗曰水
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孝宗大怒曰應辰力

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取水銀遂出之外
郡水銀非買之應辰也乃內人為左道陷之而
一帝俱不知耳奄寺之工於傾人如此

向宗晏安江介忘親事仇方且盛池臺花竹之
妖以資玩弄觀武林舊事所紀宴遊之盛即東
心良岳費或過之而燕樂不及也其視之卧薪
白膽何相遠哉即如水銀為沼金為鳧雁乃天
寶荒淫之故轍明皇以此失國遺戒萬古而高
示猶慕之何其愚而無耻乎國之僅存有天幸

高宗之和議始於江黃而成於秦檜孝宗之和議始於史浩而成於湯思退誤國之罪均也檜之折魯開曰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成國事爾思退折胡銓等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祖宗大事豈同劇戲此二言者使入主聽之未有不以為老成持重者而不知當時事勢實有可為諸公所圖畫恢復非謾語也為奸臣所制歛足束手坐而待斃

天之所廢也

宋自紹興以來求和于金惟以梓宮太后為請而不敢及陵寢蓋實欲為偷安之計耳其未嘗一言及淵聖者則高宗之微指本不欲迎也當孝宗之世淵聖既殂乃以陵寢為請而不及淵聖梓宮蓋在廷之臣習于舊議而忘其存沒之跡不同爾金主謂使臣曰汝家何舍欽宗靈柩而欲請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汝葬之則宋之肺腸又為敵人所窺而鄙且咲有矣

宋之稱臣削號以事金虜國人未必知也乾道元年始正敵國之禮舉朝相慶覃恩肆赦而以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夸示天下於是臣服之迹始不可掩而忠臣義士有所不忍聞矣洪适之筆也适兄弟聯迹詞林以文名世而不知大體如此乃使正位端揆執國命於危亡之秋幾無人哉

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

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此甚得拯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後來有此議論至於因而任之能否自見真得任人之法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辨實用則踈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因其事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即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

能也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此易
處也優之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
資以進使以職業自効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
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為褒崇亦何必驟加擯斥
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敗此有愧於趙相者
矣

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
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
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一語者可為萬世用人之

法矣天下求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夫
嘗無人惟至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
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洞其幾微晰其體要
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
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
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
了然不為疑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
為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於事機者
有矣安得稱曉事乎

周必大拜叅政孝宗謂曰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宰相議事執政更無一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古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以此推之首相之權至南渡而始重也真仁二朝宰相必無此風矣大抵權勢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漸而揆路輕重原無定體必有一二權寵之臣執勢焰薰灼同事之臣莫敢與伍其後相尋遂為故事而不詳其始之不然也為首揆者求其始之所以是而勿循其終之所以失則和德之風可幾見矣

光宗制於悍婦病惑失圖至於不臨親喪誠古今未有之變天下岌岌殆矣奉太后命以立嘉王乃萬不得已之權但汝愚所以處此者則未為盡善也寧宗內禪雖奉太皇之命猶當以光宗制旨班示天下以正其名即位之後起居禮成即當先朝見太安方出臨御以全其體而後修五日之舊儀備尊養之故事使君臣父子之間情禮無愆名分不爽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免

萬世之議而皆莫之圖也其于順逆之跡且不
能自明矣况其它乎汝愚之疎于大事亦不學
術之過耳

光宗不朝重華廷臣號泣牽裾舉朝震動甚至
出避國門以動上心何其懇也而寧宗既立乃
不聞以過宮請者何夫光宗之於壽皇猶寧宗
之於光宗光宗不過重華則舉朝爭之寧宗不
朝太安則寂無一語豈以寧宗之立不出父命
而有疑懼之心邪然則光宗受李后之譖而燹

懼不朝亦理之所有矣此李綱誠明疑闇之說
也朱子被召在道聞太安朝禮尚缺即奏請過
宮曰陛下推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
誠推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則大
倫可明大本可立矣大哉賢人之言豈當時廷
臣隨聲唱和者之可及乎

孝宗之崩也留正欲先立太子監國主喪以俟
光宗病已此正禮也趙汝愚見事勢難處急欲
成內禪之謀乃權之不得不用者正懼而遁出

言史金 卷之三十一
國門不與其畫亦自處之道也然當國事危疑
宗祧無主而首揆之臣先去以為民望無人臣
禮矣既已不與其謀亦不居其成可也大事已
定應召而還儼然處百僚之上何其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如此何其必難遣人以易自居如此
大拙似巧大愚似謫君子不為也與其應召而
還不出旬日為侂冑所逐何如當事定之日超
然遠引以贖其去國之罪哉

呂祖儉有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故履者固

不足言凶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數
語乃大公至正之論切中沽名之弊近世士大
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為
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日上趾高傲睨
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聖賢處此必不然矣
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不得已而犯顏力諍
惟望君心開悟有益國家乃人臣之本心萬一
不見信縱身被竄謫亦所不辭本非逆料其不
從而以一日之軀博千古之名也且夫人主之

賞罰乃人臣之榮辱如其爵賞為辱而逃之
若贓以刑責為榮而嗜之若飴於已則有辭矣
如君父何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賢其臣子
豈進諫之心哉故人主之爵賞畢竟當以為榮
而不以道得之不處可也人主之刑責畢竟當
以為辱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可也知此則因
世變而意氣有加不俱成一私字亦非臣子之
義矣

宋史漫錄 卷之三十三 韓侂胄言路扼塞每曰舉小吏

之月課又有汎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
畧無關係者言之曰聊以塞責耳觀此一事正
與近事相類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此等建
白豈但士大夫不屑觀即人主閱歷日深知其
底裏未有不厭而鄙之者平時局面積為君上
所窺一旦當大利病安危即有直言正諫之士
犯顏廷爭亦將視為套數而無所警惕皆此輩
啓之也

韓侂胄之罪取而尸之朝可也以其首昇虜則

失矣侂胄迷國罔上陷害忠良擢髮不足數罄
竹不足書然而宋未能誅也至於啓釁北虜誤
則有之其於為國非罪也一戰而敗求和於金
皮幣土地皆不得免而亟誅首事之臣自此以
後誰復為國樹怨乎古之伯主尚有市死馬以
求生馬柰何戮死人以懈生人之心也宋之失
策不可悉數而此為甚焉耳

宋人挑釁胡元屢為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吳
泳草詔罪已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太甚
恐亦不可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從其言
萬之識見時所不及也大抵國家承平日久忽
有意外之變最要鎮重安詳以無事處之不可
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蓋外示閑暇內修實備
與情形擾亂備禦空疎者功相萬也

史嵩之起復太學生百四十人武學生六十七
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皆上疏
切諫理宗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
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

當保養一線之脉上無以罪也而嵩之之黨歸咎於游士鼓倡諷京尹盡削游士之籍則亦後世逐客之法也當時廷臣奏諍者自徐元杰劉漢弼之外不聞有人而諸學生徒群然上書亦可謂得士之効矣

魏了翁真德秀同時為彌遠所竄了翁謫居靖州著九經要義百卷發先儒所未發德秀歸浦城著讀書記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古人不用于世退而著書以傳不朽

知不以彼而易此也

陳宜中在太學倡其黨六人攻丁大全之罪有六君子之稱及其為相當元兵南下制勤王之師不使禦敵而遁於井澳從入厓山見國勢已危逃入占城其晚節如此而冒君子之稱同遊諸生羞與為伍矣宋狀元宰相宜中天祥二人而向背之殊有如燕越科目之榮辱亦在也士

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壯兵會議取黃陂民舡係棧由陽置堡會於鄂

州世祖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蓋壯兵初無此謀也但宋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榜禁為敵畫策爾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事常為倭虜設謀云由某地可至某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乃至形之奏牘播之邸報往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乎

蒙古兵圍江夏賈似道密遣使人請稱臣納幣割江為界元兵許之遂拔砦而去似道乃命舟師殺其殿卒百人匿和議之事更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理宗謂其有再造之功尊禮無比似道又使其客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鄂功通國不知其請和也自後蒙古使來似道恐洩其語羈番境上或至殺死遂開兵端以至亡國飾敗為功之効明白若此矣柰何堂堂天朝一遇小夷之警言而樞要重臣平日以古人自期者亦効奸臣之術其可痛恨尤甚於似道矣

高孝之朝當戰不當和而為主和之臣所誤寧

言文選卷之三十三
理之世當和不當戰而為主戰之臣所誤秦檜
湯思退韓侂胄賈似道之罪死不足贖也然思
退之罪減於秦檜而似道之罪甚於侂胄何也
南渡易世已當息兵之期而金虜將亡有可復
仇之會也播越江表棲息一枝而為奸臣所壞
展轉傾危以至亡國故感宋者非金滅宋者非
也

兩國相攻敵未必知吾虛實必有驍將謀臣投
入敵中為之向導如宋之劉整呂文煥是也劉

整帥蜀畏似道之忌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
道不獲而降元二人者宋之良將也蒙古得之
遂有渡江之藉於是右軍下荆湖以文煥為先
鋒左軍下兩淮以劉整為先鋒而臨安在敵中
美元人用兵最有方畧然亦此兩人之力也

江萬里在似道幕下遂得進用俛仰容默為似
道指使察其心迹亦在枉直之間及謝政家居
聞襄楚已破曰吾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舉
家赴池水死積屍如疊可謂烈矣夫平居暇豫

讀史漫錄 卷之十三
不能自勉於聲勢之移而臨難捐軀乃能自拔
於死生之外然則利聲之奪人固重於生死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

自古全盛之朝熙平之理其將相大臣權位名
寵皆不甚重是以上下有章紀綱不紊惟至中
葉以降或偏安一隅則其將相大臣權勢既重
名位亦尊三公師保舉以加之惟恐其不足也
唐初凌烟功臣爵止國公天寶以後大將成功
間有異王之封而文臣則無之宋初宰相功臣

爵亦不重至南渡以後秦韓史賈號倫王公爵
壺師保至使人主下拜待以不名此非盛世景
象也大抵人臣名位平常其時必治朝其人必
君子聲勢烜赫其時必末造其人必權奸有識
之士宜何如處

度宗一日問曰襄陽之圍已五年矣柰何似道
對曰止兵阻遠陛下何從聞此言帝曰適有妃
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
日亟無敢上聞以至亡國人主不悟自古蒙蔽

言文金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之禍未有如是之深者也

宋南渡後以襄陽為上游重地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殖高城深池甲於西陲及蒙古兵至一破襄陽再拔武昌由江漢上流建瓴東下而宋遂不國矣

襄陽未破之先有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在朝則荆湖可保縱至渡江有諸公為之將相未必遽為俘虜臨安已被社稷已墟天下茫茫無立錐之地乃欲以一韋之航縱橫島嶼從閩廣壯上規畝恢復辟如為人所擠已墜崖谷之中而欲揮刀登岍追奔逐壯萬萬無此形勢願諸賢之志可悲矣

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隣結勘於科舉條例無得方許納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耻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耻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闊其條目

亦不可得矣末世之法不得不詳然能稍存古
意漸以禮讓之化養其廉耻未必不收得士之
効也

唐宋流竄之法蓋重公卿貴臣一編謫籍流離
道路無異士伍如為權貴所忌則蠻烟瘴海萬
里投荒往往指授所由立致於死朝廷不詰也
下殊死一等爾宋自立國以來相傳不殺大臣
著在誓戒而死於流竄者却自不少是不知挺
之無異於刃矣 本朝之待大臣禮貌頗嚴情
分亦嚴然始終體面却能保全削籍里居體同
休致謫戍邊遠禮如寓客小官裨校無敢以分
屈之王者之政也

大臣為人主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
而形迹之間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
以嘗侍東宮以一棊一籍為獻似道疑其觀望
再相即諷諫官論之奪其爵此事可為世戒方
叔之獻有意與否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
媚疾此正舊臣避地削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

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少踈矣

度宗在位福王與芮乃其所生父也帝昺之世則大父矣退就群臣之列以親王出為安撫大使不知爾時禮體何如要以國危主弱期于苟存不暇議此爾

文丞相天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及聞國難痛自抑損盡以家財犒軍此公豪舉士也設使事勢可為權任由已必復戡難折衝興復宗社不但從容就義為死節之臣而已勢窮理盡終之以死不能不慕其名之成而惜其功之隳也

元兵將至臨安宰相陳宜中遣使乞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伯顏亦不許也宋之國勢固弱而其舉事之名義徃徃可笑如此不正敵國之禮則有事大之儀何必屈諱臣字而貶損輩行一至於此亦古之所無也自高宗之世稱臣受冊於金太后既歸金亦改主遂易稱臣之禮改而稱姪僅脫臣字自謂國體已全而不知

其名號之可耻有甚於稱臣者乃至請為姪孫而猶不從則辱國之名又深於前日矣堂堂中華正統俊又盈庭何所見之局促一至此也張弘範則世傑從兄弟也一為元將成開國之勲一為宋死樹亡國之節勲名節義表表萬古可謂偉矣崖山之戰鋒刃相加各為其主兩不相顧不亦悲乎弘範三遺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肯屈所謂亮之不來猶瑾之不往也然諸葛亮弟未至對壘相攻而瑾以已子為亮繼嗣公私

情義未至兩失其時則同爾

自古立國之厚未有甚於宋者自古亡國之慘未有過於宋者不嗜殺人之君舉族屠滅一無噍類天道何也然而忠臣烈士捐軀効死至有舉城致命闔門自裁自古死事之多亦未有過於宋者斯其報乎

陳宜中初附似道驟登政府及似道既敗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小人之態大都如此而權寵之臣動引傾巧之士結為腹心不知

其倒戈而及在一反覆手也

自三國以來北之併南不過二道左則以陸兵由江淮而渡右則以水兵由楚蜀而下故江南吳晉六朝必以金陵為都會荊州為根本此一

定之形也晉之平吳隋之平陳元之平宋皆為

兩軍以其一渡江而南以其一順流而下此一

定之形也

宋與金攻遼遼未亡而宋遷與元攻金金甫亡而宋滅其失策一也然以名義論金可伐也遼不可伐也何者百年之隣好與萬世之仇讎言恩怨不同也以形勢論之宋即取金金亦不能支元終亦必亡而已然則宋之失不在應敵之失策而在自立之無本乎

讀史漫錄卷之十三終

讀史漫錄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遼金元

三虜國勢遼不如金金不如元三虜國俗元不如金金不如遼何也遼人所有於中國者自遼左以內幽并二州即今順永遼東宣大不足乎兩省北方之雄爾金則包有兩河關陝江北淮

南之地與三國六朝北魏幅員相等南北之形也至於元人則混一華夷縱橫數萬餘里自五帝三王以來幅員土宇未有如是之廣者漢唐不足道矣故曰遼不如金金不如元契丹自唐盛時附在壯鄙衣冠食用漸有華風故其建國以來聲名政教與宋不相遠也女真起自海上不通中土風俗鄙朴矣至於蒙古又出達靼部落在漠北絕遠之地有國數十年法度風俗鴻濛未鑿即楚材剏造於先世祖潤色于後聲教紀綱漸入中華而風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朴藪之遼金有徑庭焉故曰元不如金金不如遼契丹金元皆北夷之疆種其長技非弗同也然以遼之強而為金所併以金之強而為元所滅易於拉朽捷於破竹豈盛衰之際強弱頓殊哉夷人一入中國習染日久飲食起居服飾嗜好皆變而為華則徃徃驕脆安逸不堪勞苦而與中國同技矣以當方張之虜強弱之形不待兵交而突也故夷而慕中國敗之道也

夷狄天之驕子即敗亡之禍亦未若中國之甚也金之破宋何其慘辱及其亡也哀宗得死社稷免於俘虜與二帝之壯符異矣元之成宋何異痛楚及其亡也順帝得歸巢穴不屈體貌與二王之沉溺遠矣天道茫茫何其右夷而左夏如此乎

唐俗淳朴尚親重年有中國所不及者如金之阿骨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授其弟其弟吳乞有子十餘以位還其兄孫至於幹

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委以軍國之重曾無猜疑而二臣亦傾身為國無少避忌宋太宗之於德昭德芳能然否乎夫夷狄之有親可為中國愧矣

金將陳和尚為元兵所執斫足折脛畫吻至耳嚙血呼罵至死不屈元將以馬漚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忠義之感人至為敵所艷慕如此天理民彝不以華夷有間也元兵既下鈞州殺金將完顏合達因揚言曰汝

家所恃惟黃河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為合達將畧不聞何似第金之諸臣無出其右其為國家安危至與黃河敵力亦足以知人材之係重矣詩云無俾城懷而檀道濟云自壞汝萬里長城豈不信哉

金世宗雍虜中之令主也夏主仁孝為其權相任得敬所迫欲裂地而封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於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其本意乃却其貢物欲舉兵誅之得敬大懼仁孝借其威力遂誅得敬高麗王之弟皓廢其君而自立以讓國奏金主曰此必皓篡之却其使而問狀皓亦屈服觀此二事確有古帝王風非權結中所有也近日海上一酋跋扈稱兵朝廷不問其君之有無遣使齎印綬而封之彼且昂然不受無論先朝故事自有可考設使金元大臣見之有不咲者邪

宋為良嶽所取太湖靈壁諸石窮工極巧及圍汴金人取以為砲鑿而圓之狀如燈毬此亦石

詩史漫錄 卷之十一
之一阨也凡物之生有成必有毀壞材之取有聚必有散或積之於百年或毀之於一日其為無益亦已明矣

金兵屯青城宋帝出降元兵屯青城金主出走此一地也曾不百年再見亡國之辱天道之報施何其巧哉

金主出奔蔡州聞宋師將至遣將迎敵諭曰壯兵所以常取勝恃壯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我實難與之角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江南之兵力積為虜中所窺如此

金自中葉以後其宰相執政徃徃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多因循苟且以度時日故臨事多所牽制國亂不聞以至於亡太抵承平既久文物熙洽在廷大臣多以馴雅雍容為體即有直言正色指陳剴切不啻以為迂則驚以為狂遂至玩日愒月因恬相安養成不救之禍而縉紳文學之士方且慕其風流

以為儀軌嗟乎蓋叔季之世大抵然矣

汴京易守杭城易攻敵兵不同也金之入宋以孤軍深入直搗都城宋之兵力尚強勤王之師雲集四郊若能絕其餉道邀其情歸隻輪不返可矣若蒙古用兵雖不及女真之銳而布置方略最有法度四面張網始至臨安而宋之物力人材較之全勝又相懸絕宜其不支也金兵如下象棋以一砲一車直搗中堅遂成勝局亦其敵手弱也元兵如下圍棋四面八方無不占據

徐以一二着取勝雖有勅敵亦不能為矣

婦人之才固有大過人者金宣宗之殂也宮中有鄭夫人者以年老侍側宣宗托以後事曰速召太子言絕而殂時有貴妃龐氏以其子長不立衷懷怨望鄭氏恐其為變秘不發喪后妃問安寢閣給入別室鎖之急召大臣傳位太子始啓戶出后妃發喪當國事傾危反覆而以一嬖之智措諸泰山可謂才矣宋寧宗崩史彌遠欲易皇子遣楊后兄子以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

讀史漫錄 卷之十四
先帝所立豈敢擅變况子一夜七往牀以禍福
后遂默然許之楊后夙號多智乃其當事之識
不如虜中一婦人也使其有鄭氏之識誘彌遠
而禁之速發遺詔傳立濟邸則彌遠之身不能
保尚何能焉

元世祖命王恂郭守敬改正曆法恂等言曆家
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乃以衡領
太史曆象之法本天地自然之運其度數推測
雖有法可循而其盈虛消息之故必有達天知
命之學方可以本原其義所謂曆理也若乃不
究其理而第以推步之例委之疇人於欽若之
義不相中矣

自古帝王威力之盛幅員之廣無過於元世祖
者其地北窮沙漠西盡蒲海占城琉球開荒入
貢雲南大理盡入版圖五帝所不能兼三王所
不能並也惟日本一國遐居海島不肯歸命至
興十萬之師覆沒殆盡其險遠狡黠在諸夷中
所不能及者承平之世武備因恬兵食匱詘較

之開朔雄番何啻千萬而欲以一丸之力填溟渤之波可謂不量力矣

太史公謂張騫窮河源鳥覩所謂崑崙蓋騫未至其地也元世祖遣其臣都實往窮河源在朶耳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澄弘望之如列星然群流幅輳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行二十餘日方至崑崙約自發源至積石幾及萬里則騫所未至也崑崙未覩况其西數千里乎非胡元之混一則崑崙星宿將如海上三山日為荒唐之說矣

元世祖功則大矣君德治道則未有聞也開國之初君子小人並進在列有許衡姚樞史天澤廉希憲竇默以為輔導而一代之規模始成有阿合馬桑哥王文統盧世榮為之興利而一代之紀綱已紊世祖雄才大畧與中國朔業之主不相上下亦能向道崇儒興起文化而於邪正義利之分不能別白能朔而不能守能作而不能成豈胡人之性終不可入於道耶

世祖正后弘吉刺氏胡元之邑姜也宋亡少主
入朝后獨不樂世祖曰江南平定自此不用甲
兵人皆喜之爾何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
無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此等意識自長孫
文德以後未之有也佐成大業開百年之運不
亦稱乎

許魯齋罷政拜國子祭酒設學教士聞命喜曰
此吾事也蓋經術藝文乃儒者分內事與權勢
之地不同去要就閑去炎就冷正自有味

地方出為庸臣
上分無所遊
其志也臨終語其子曰
平之
虛名所累不能
死後慎毋請謚但書
之墓四字使子孫
識其處可矣其不
得已之情
形於生死之際亦
足悲矣而世或以
仕庸臣之
豈知其志之不得
已邪

元世祖崇信佛法釐正道教詔樞密副使張易
叅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
偽撰悉焚毀之此世間一大快也信釋而斥道

要末為大中之軌然謂道德經為道家之宗而
斥其偽撰則萬世不易之論也道之言有二其
一服食修煉謂之全真其詞主於長生久視神
仙不死之說而不明于大道其一禁水符咒謂
之正一則惟以齋醮祈禱為法即方士之術於
老子之說均無與也而皆小源道德以為宗祖
使太上抱不白之冤歆非歆之祀二千餘年一
旦焚而棄之真可為李耳三皇耻矣第不知所
佛法如演撰之術於西方古又何當焉宋真

宗崇信道教則斥僧佛元世祖崇信釋教則斥
道書皆非皇極大中之矩也必如 本朝以大
聖之教主持世法而兼收二氏以備方家之術
如中原正朔統御萬方而四夷八狄拱服効順
上下森列不相踰越亦萬世無敵之道宗哉
漢置西域都護以一使統數十小國環而聽命
其勢易行也唐於安西各置都護皆因入屬諸
夷郡縣其地在版圖之中矣元人初平占城則
立行省以撫其國再服高麗則立行朝以撫其

國其王皆不從也而或版或請旋設旋棄其勢
不能有也何者冠帶之國自為聲教社稷百官
各有定分而欲以一使持節往臨其上法之所
不行矣

元於各路立行省中書省以總大政立行御史
臺以司糾劾省臣不法臺臣得而糾之即今之
布政司與御史也其時又有按察司官巡行郡
縣與今臬司等爾至元中有欲以行臺隸行省
者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
人猶畏之若加摧抑則風采蕭然無復可畏矣
此數語者可謂扶植紀綱之公案風憲諸臣不
可不知也

夷狄最重種姓遼初與蕭氏並起約以耶律世
世為帝蕭氏世世為后元初弘吉剌之族從太
祖起兵有功約弘吉剌氏生女世為后生男世
為主故遼之后多蕭氏元之后多弘吉剌氏
元自世祖以來歷七世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
袞冕親祀上帝于南郊以世祖配噫豈所謂禮

讀史漫錄 卷之十四
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耶

自三代以來開國之主未有即以理財為急者而胡元初有天下理財之臣如盧世榮王文統之流相繼進用搜括鈎考中外驛騷豈以世祖雄圖其為末世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來上下無紀勳臣貴戚擅兵專柄攻城下邑帑藏倉庫公入私室甚至連州跨郡奄為已有利歸臣下公家匱乏不得不取足於權會而一二倍克之臣因得售其奸術以中人主此固不在理

財而在紀綱之不早立也

胡元官制甚冗全不師古既立中書省以司大政設御史臺以司綱紀其法善矣乃又以鈎考錢穀別設尚書省官丞相平章以下皆如中書之額彼此相稽事權無準是宰相有二三署也唐有義例元人不知取法妄以意為之爾先王建國居重御輕統紀相制而元人於各路立行省臺官名體統無異都城丞相叅知所在皆是天下皆相府也 本朝倣其遺意設十三藩司

言史通鑑卷之十四
與六部品級相亞蓋猶有行省之意而職任體
統則以內制外有相臨之分固唐宋監司之任
也撫按之體日隆而藩司俯首趨承若其下吏
又卑於設官之初則失甚矣

元人給孔廟洒掃百戶丞相桑哥以大括戶丁
欲收為民學士王盤言廟戶百家歲鈔不過六
百萬僅比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豈
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盤此論不但優崇
先聖亦深識治體者末世刻核之臣好以銖兩
之算廡相成德以為名迹而無益於羸誦之數
如此者正不少也六百萬鈔不知準今銀若干
而為六品官俸俟再考之

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又
有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諸縣各置教諭
二人又於諸路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
即今提學之職然但令掌諸路府州縣祭祀錢
糧之事不以教化為職也彼時所在各有學田
所入租稅以供師生之廩仍括其羨餘入集賢

院以給才藝之士所以必設一官為提舉然亦
陋矣今制學田甚少師生既廩皆出有司提
學為一路師表專司教化郁郁乎世躋文明遠
出前代矣

楮鈔之制雖緣皮幣而世未嘗以為用也宋始
設交子於蜀其用未廣南渡以後軍餉不充造
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糶買之計民頗便之胡元
有國之初遂立中統元寶世祖時又造至元寶
鈔終元世鈔法不廢至一國初猶用之已而漸
不能行遂成長物而關市出納猶以代稅法司
招擬猶以準貫是履遺迹而捕蛭殼也視為固
然不為改正其說何居

蒙古兵興金相高琪請修南京裏城曰苟防城
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
城何若不令至此為善琪無以對天王有道守
在四夷而至修都城之內郭以為防禦譬如宮
室垣墉一無可恃而衣甲以自衛也不亦迂乎
蒙古大掠河北山東不為金有矣益都張林以

山東十二州之地歸宋東平嚴實以河北八郡之地歸宋此恢復中原千載一時之會也而宋不能有卒歸於元國無人馬故也以史彌遠之奸柄事於中以賈涉之材董師於外欲其日闢百里固已難矣

蒙古平定中原諸王統兵所下方域各為已有因割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故當時諸王公主分封州邑世有其畧如封建之法惟張官置吏必有朝命及租賦之外不許徵歛以

此相維而已此亦一變局也蓋中國相承法度風俗因革損益必有所循倣欲大破藩籬而為之勢不能也胡人有中國蹂躪馳騁惟其所欲即以州郡之法變為封建宜亦無難者惟其於朝廷不便故亦不肯行矣

耶律楚材常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時以為名言可為好功喜事之戒元世祖起自北荒雄畧盖世宜必跨馬橫劍叱咤風雲而朝夕左右惟二三老儒相與遊處倚

以腹心之重如姚樞許衡一代師宗下至劉秉忠輩亦皆運籌帷幄自附子房諸葛之流帝王之畧唐宗宋祖當拜下塵况遼金之初乎宜其混一函夏功高萬古也

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千古大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為善後之圖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

其人與政以保身名盖安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人正人也必且自立不為人後距其人小人也必且反戈相攻以明其非當也計亦左矣

王磐閻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磐拒弗與而閻復為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連坐即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為權相誦德比擬失倫者即出入先秦兩漢

亦奚以為何也文之品已卑也嗟夫世之為復
不為磐者一何多哉

元世祖遣吏部郎中梁魯往使安南安南遣使
入貢或讒魯受安南賂遺魯曰安南以黃金器
幣遺臣臣皆不受以付其使帝曰受之亦何不
可此宋太祖使趙普受江南賂遺之意也大國
之體固不在辭受之節使臣之禮則當謹取予
之閑梁魯之不受世祖之不罪皆有以也然則
知其受於敵而許其獻於公則何法哉使其當

受賜之可也使不當受罪之可也不問其所以
受而許其獻則失朝廷之體矣况於買之以為
受而獻之以市欺大臣以道事君如此悲夫

元時安西王相趙炳為運使郭琮所害世祖親
鞠其獄命炳子仁榮手刃琮於市因藉其財界
之仁榮辭曰不共戴天之讎有何忍受之世祖
稱善仁榮可謂知大義矣觀世之貪得忘親而
因以為利者不大逕庭耶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

佃富者之田歲內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而佃
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
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朝廷從之此
事可為後法大抵蠲免之令率屬唐文官吏沉
閣原行徵派如故而民間不知其由縱使實惠
及民亦惟蠲及田主而佃戶之租一如其舊使
富室役使貧民以肥其家免公家之稅甚無謂
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為可耳

姚樞侍元世祖夜宴陳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

市肆不易事世祖遷曰我能為之臨至大理遂
懸止殺之令此與楚材勸太祖之功同皆中國
之福星也虜主之克殺人如麻楚材救之於先
而百萬之命不死於太祖樞救之於後而百萬
之命不死於世祖中原赤子生殖至今皆二人
之力也微管之嘆其在斯與

元成宗時西域賈胡有獻押忽大珠者議以方
十萬酬之左丞尚文問此何所用曰含之不渴
熨面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

言吳海鏡
誠寶也若止濟一人其用微矣此不寶異物之
訣然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有是寶否試於佛
經參之必有所得

元以西僧為帝師使群臣受戒蕭希憲曰臣已
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
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某帝時
班迎國師百官皆拜惟祭酒某向之舉手曰國
師為天下僧人師吾為天下儒人師各不相拜
凶師唯唯此二公者處夷荒之世遇悖亂之禮
而能遜言以免可謂有方矣

元時祭酒王思誠因論錢法與當事不合當事
忿曰公有何策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是也此
蓋執其不可之見然世之為三字策而求行者
多矣思誠魯人也

今州縣編里小大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
無所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為令小縣為長
唐宋分繁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
為州以一戶為差戶至四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

十萬為中州是亦有等級也然以縣為州終不
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即如今之州
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五七里者而官
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為一揆是使六
七百里之政同於五七里而五七里之供需同
於六七百里也亦太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
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
法又制一也豈不左哉

大德元年會天下金銀鈔幣凡一萬九

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以此觀之元之
賦稅固簡也鈔定折數未詳其直以三者共計
可當今日金花百萬足矣而其時不稱之用者
王公貴戚各有分土又無守邊之費而故俗簡
朴立國不久侈汰未生故若是而足也

元時太子皆不早定一帝上賓集親王議所立
而其地方寥濶親藩出鎮多在數千里外甚者
萬里往往難於虛位權宜居攝遂為繼世之爭
故政之不綱此其根本也成宗之崩仁宗在南

武宗在壯仁先至而不立武後至而立泰定之
殂文宗在南明宗在壯文宗先至而不立明宗
後至而立及仁宗繼武而立武之子出文宗繼
明而立明之子逐武之子出而復立仁后不得
其死明之子逐而復立文后不得其死此非胡
俗之無良也其法失也兄終弟及周道所不能
代兄而立也至後道所未有况後世哉而何有
於胡也

至大元年江浙大饑死者甚衆詔以沒入朱清
張瑄財產賑之沒官財產贖濟民在荒夷之
世尚有行者况聖明之代乎

宋小黃門李邦寧從帝入見元主令給事掖
庭其見寵任嘗欲以為宰相不敢奉詔乃遙授
左丞相領太醫院仁宗即位令之釋奠孔子方
就拜位大風忽起殿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
成禮慚悔累日宣聖在天之靈昭昭如響言不受
非人之獻可不畏哉然孔子之靈至不容宦官
主祭而為之徒者乃有內結宦寺以就功名者

亦不可以對越廟廷矣

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學始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為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時積分之法而節自稍有不同國初嘗遵用之太學為得人承平既久舊法不修而賢黜之地遂為虛中之虛虛矣

有言曰治天下者必先以問拜往拜往而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語雖簡允為確論西方聖人亦當首肯

皇虞元年進翰林國史院秩正一品諭省臣曰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此名言也仁宗可謂賢主矣

元仁宗即位召先朝舊時知政務者十有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吾邑李野齋先生謙與烏謙至闕首陳九事舉切時弊元史載之此亦元人一

讀史漫錄 卷之十四
盛事也

元文宗之崩也丞相請立皇子皇后不答失禮以文宗遺命立明宗少子是為寧宗寧宗立浹月而祖復立明宗長子是為順帝舍其子而再立其姪可謂仁矣而以明宗之憾母子播遷以至於死此可謂仁人之報邪中間播弄之機必有所以而不可詳矣

順帝即位以為世祖在位長久天下治平欲行法祖之政乃改號至元以仍其舊此亦胡俗之可嘆者帝王欲法祖德必仍其號則士庶欲繩祖武必仍其名而可也在廷碩輔不聞執奏惟御史李好文言其不可爾

元人平宋以後省臺之職不用南人至順帝時始寬其禁南人者宋人也江左衣冠扼於腥膻之伍失其職極矣

脫脫元之賢相也然逐其父而代之則樂羊之功也脫脫育於世父伯顏而為之子及伯顏在位專權自恣漸有異謀脫脫私憂焉乃謀於其

言文選卷之十四
父馬札兒台為保族之計先其未敗而圖之於
是伯顏逐死朝廷已安此豈但保其族即功在
社稷亦不細矣然不得與李璿並稱者璿以死
謝其父而脫脫父子逐其伯而代之則無以自
白於天下矣伯顏之惡至躬弑君后擅殺親王
人主為其所冒至於泣下此必誅之罪也惟脫
脫既為之子則不當以大義滅親且已逐而置
之死又不當代其位爾曾幾何時身亦不免天
道何如哉元史惡伯顏之惡而忘脫脫之罪於

倫常之要有所昧矣

順帝一日閱宋徽宗書而稱之學士夔夔進曰
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答曰獨不能為
君耳此謂瑤之賢於人五其不能一也人主能
遊心帝王之術以治天下即以文史翰墨為養
心之助亦何不可而專精末技昧於君人之道
即敗亡之軌也梁之簡文陳之后主南唐西蜀
之君皆由此敗徽宗其後出者爾

元人脩三史各為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

相照應即當如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為宋史新編者尊宋為正統而以遼金為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詆訶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以為非體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繩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為列國附於宋史之後則不情也且彼亦受之於天矣辟如郡邑長吏例用文儒一旦有武夫胥史奉命出宰亦安得以其不由科目而削之也何也彼既受之於君也

揭傒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周密世務之後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畜而待也胥失之矣辟如塲師之植果木方其拱把之時日夜灌溉以遂其生

言史通鑑卷之四
待其果實之熟然後采而用之則功不隳矣若
平時不加溉灌既及其有實也又不待熟而暴
取之是得有味哉

元史虞伯生議京東水田謂京東瀕海數千里
北極遼陽南濱青齊皆葦茆之場海潮日至淤
為沃壤欲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軍民
開墾蓋今瀛滄以東瀕海沮洳之地非謂順永
之間流泉沃壤也至正間丞相脫脫議開京東
水利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澶順東及

遷安凡官民屯田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
供牛種召募江南農師以所募農人多寡報官
所募農人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此即伯生之
議而其地則畿輔郡邑非海上斥鹵地矣本
朝丘文莊頗采伯生之議著之行義久之無議
行者萬曆乙酉尚寶豫章徐君貞明力請開水
田於京東朝廷使兼憲職便宜行事竟以中貴
居民交稱不便而止論者多惜其功之不成然
不知縱使盡行其說亦未必能興也何者江南

江北天時地利人力均有不同江北雨水多在
秋初江南雨水多在春盡當彼潤澤之期是此
亢旱之日其不相合一也江南土潤而細水可
停蓄江北土疏而燥易於涸竭非有蓄泄之備
可以裒益其不相合二也江南之民勤火耕水
耨不以為勞江北之民情濡手塗足目所未覩
即多募農民未必樂就其不相合三也惟是流
泉大川可以引溉則人官之能有所展布而不
可多得也至若橫潦瀌漫壘目無際沮洳斥鹵
千里不毛即有巧匠亦莫施其能矣故水利之
不開於北亦勢然也豈盡時政因恬議論牽制
而然

金之貴官至都勃極烈而止元之貴官以答刺
罕為最即中國所謂王公將相之稱也然則以
王公將相之號而加於荒昧之夷亦不省為何
語矣共生天壤各有方域而通貴之名尚不相
曉如此何況六合之外生民之初乎故貴賤之
名非所以定至大之倪也

元明宗出適雲南走居沙漠有子二人長者順
帝次者寧宗考之正史元之壯鄙有斯蘭兒部
落來降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時納其裔孫罕
及魯氏名曰邁來的生受權帖木爾即順帝也
至順初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
明宗在日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靜江至寧宗崩
乃入承大統生十三年矣其記瀛國公入元與
全太后俱為僧尼賜田五百頃至正十二年見
河南盜起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乃安置瀛國

公之子和尚趙完普於沙州蓋德祐父子俱為
僧也順帝始末及瀛國蹤迹在史如此而小說
所記合尊生子事以為明宗在沙漠帝累以附
馬為僧延明宗飲是日生子明宗乞而養之即
順帝也豈以明宗納斯蘭之裔而宋帝又嘗為
僧遂附會而成與然自謂非其子則國史所傳
亦必有說矣天道好還假趙氏之胤以亡胡元
亦冥報之所有者其迹曖昧固史文所宜闕
元自世祖統一諸帝相傳類皆中才之主非有

淫亵悖亂失德之事也亦能嚮用儒雅興起文
教頗采先王之法以變舊俗亦非有傾覆危亂
之機也惟是立國以來朝無紀綱國無章程上
無家法下無職守大臣可以殺親王妃后可以
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諸王可以衡命國師之
體與人主同尊將相之禮與奴隸無異其鄙朴
狙獷之風與女真契丹已自懸絕况於中華之
聲教乎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而混一
乎夷方制域宇南有占城東畧高麗北盡窮髮
西踰流沙自五帝三王土宇之廣不能及其二
三也及其亡國又遇聖明之代布寬大之恩君
無係累士無屠戮從容委國而去歸其巢穴依
然可汗單于之舊物焉視金宋之亡沉焦於水
火宛轉於刃鋒又何懸哉自謂天之驕子信不
虛矣

元世祖即位屢遣使通日本不納後復遣杜世
忠往為其所殺至元十七年高麗王椿來朝請
往擊乃遣范文虎忻都帥師十萬征之海風敗

舟盡棄士卒於島日本覬知襲殺殆盡二十年
又命高麗王椿及阿塔海徃征之拘集各路水
手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苦二十二年立征東
行省於高麗以阿答海為丞相復伐日本尚書
劉宣上疏諫止乃罷勿征二十九年日本舟至
四明告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
都元帥府以防海道大德三年以其國奉佛遣
僧一山齋詔徃諭附商船以行日本竟不至
大德三年高麗王暉傳位於其子諤有言其僭

設司空司徒館官者詔徵諤入朝因畱不遣復
以暉為王暉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西行省以
濶里吉思為平章共理其國既而王暉言行省
監制其國多所未便乃罷母設十年王暉卒世
子諤還立仍設行省撫之王諤上言歲數不登
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民不勝困請罷
行省從之

世祖至元十八年立行中書省於占城撫治其
國其王負固不服使臣徃其國者皆為所殺十

九年命左丞唆都等將兵討之國王遁入山谷
陽求歸附以緩師復潛殺使人百餘唆都既覺
其詐乃遣兵攻之阻險不勝而還國王以書請
降遣其孫奉表詣闕帝怒其叛服不常復遣鎮
南王脫歡會唆都兵進擊又以安南通謀占城
令假道其國且徵糧餉軍次安南其王陳日烜
不肯假道脫歡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次富良
江再敗其兵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
壯其弟益稷率其臣屬來降王師盛夏疾作死
傷者衆占城竟不可達乃引兵還交人追襲破
之唆都死焉二十二年復大徵各省兵仍遣脫
歡往討以益稷効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
其國以兵納之二十四年軍次交趾城下敗其
守兵日烜棄城而走脫歡遣兵追擊不知所之
乃謀引還交人集兵三十萬遏其歸路諸軍且
戰且行死復甚衆脫歡由間道走還日烜乃遣
人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怒欲再伐之適日
燔襲王乃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往使徵之入朝

日燭 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而不敢入見
成宗即位乃罷征安南兵

至元十九年遣諸王相答吾兒徃征緬甸明年
破其都城金齒等夷十二部皆降大德元年封
的立普哇拏何迪提牙為緬國王大德四年緬
人作亂執其王而弑之詔道薛超吾兒以兵二
千徃討不克而還

讀史漫錄卷之十四終



